

## 论石文化视域下涂山庙会民俗中的生殖崇拜观

马彦<sup>1\*</sup>, 马芸<sup>2</sup>

(1.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系, 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干部学校, 安徽 蚌埠 233719)

**摘要:**以涂山庙会民俗现象为研究视角,对当地的生殖崇拜观念与石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涂山庙会中许多祭拜仪式和民俗活动都通过对涂山本地山石的祭拜或与石头相关的行为活动,体现祈求子嗣、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的精神诉求,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和独特的地域特色,此现象与本地区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文化积淀密不可分,并催生和促进本地民俗文化的发展。石文化、生殖崇拜、民俗现象相互融合、滋养,形成特有的文化精神氛围。

**关键词:**石文化;涂山庙会;生殖崇拜;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5)02-0173-04

### Study on Tushan Temple Fair Folk Reproductive Wo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one Culture

MA Yan<sup>1\*</sup>, MA Yu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Bengbu Cadre School, Bengbu, 233719,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ushan folk temple fair phenomenon, i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worship and the mini-sculpture. Many ceremonies and folk activities of Tushan temple, by the worship of Tushan local rock or stone related activities, manifested the pray for children, had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uniqu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phenomenon and region had inseparable of local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nditions and customs, and they created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folk culture. The mini-sculpture, reproduction worship and folk customs to communicate, nourishing, formed the unique culture atmosphere.

**Key words:** the stone culture; Tushan temple fair; reproductive worship; folk culture

涂山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城东南,淮河东岸,与荆山夹淮而立,故并称“荆涂”。四千多年前的洪荒时期,大禹为根治水患,疏顺导滞,在安徽怀远涂山一带开山辟土,疏导淮水,并会聚诸侯,史书有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禹取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娇氏,产启。”<sup>[1]</sup>所以古人云,“夏之兴也以涂山。”<sup>[2]</sup>

禹王庙又称涂山祠,据怀远县志记载,公元前

195年,“汉高祖过涂山,命立禹庙,以镇涂山。”庙内主要建筑前面建有禹王庙,后面建启母殿,用以祭祀大禹与其妻启母娘娘。涂山庙会是祭拜大禹和启母娘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丰富起来的民俗活动,在庙会期间有许多祭拜仪式和民俗活动,其中多是通过涂山本地山石的祭拜或与石头相关的祭祀行为活动,体现出祈求子嗣、繁衍后代的生殖崇拜诉求。

收稿日期:2014-06-25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sk2013B296);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3A107)。

作者简介:马彦(1971-),女,安徽阜阳人,副教授,硕士。E-mail:mayan88@qq.com

## 1 怀远涂山庙会民俗活动中与石相关的生殖崇拜现象

怀远涂山庙会历史悠久。秦汉时期,沿淮百姓就有逢传统节日,即组织赶会、观灯、出外远足等风俗传统。到唐宋时期,祭祀大禹的涂山禹王庙会已形成规模。宋元祐七年(1092),苏东坡路过涂山,曾作《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其中“淮南人谓禹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的语句,描述了当年万人登涂山赶会的盛况。所以涂山禹王庙会成为淮河流域史料记载最悠久、影响范围广、最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民俗文化的民间盛会,并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禹王庙会本为一年三次,现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的纪念大禹治水成功,捉住水怪无支祁,大会诸侯于涂山的朝禹大会的规模最大。是日,附近乡民齐聚涂山,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涂山庙会的祭拜活动非常丰富,沿淮花鼓灯锣鼓班子前来祭拜、演出,庙中道士吹奏道教音乐,举办道场祭祀大禹。较为独特的是,沿淮民众沿朝禹路登山,途中经过候人石、仙人石、卧仙台、安邦定国石、启母石等涂山名石,每一处均要烧香叩拜,最后到山顶禹王庙焚香,三跪九叩首祭拜大禹。庙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求子,通过祭拜大禹与启母娘娘,举行神秘的祈求启母赐子仪式,达到生儿育女、子孙绵延的目的。在许愿后,将一个身栓红绳、红纸包裹的“栓娃娃”请回家中,藏于床下暗处,便可遂心所愿。禹王庙西南有一巨石,正襟危坐如妇人像,相传为禹妻涂山氏望夫所化,称为启母石,又名望夫石。祭拜的人们若想生男孩,就在启母石前烧香祭拜,之后,可向启母石后背的凹陷之处或启母怀中投以石子,投中者便可早生贵子。赶庙会的民众纷纷投掷,乐此不疲,纳福祈愿。

涂山庙会的许多民俗活动都带有生殖崇拜和绵延子孙的美好意愿和期许,但与其他地区的庙会习俗有所差别。也即是在具体活动过程中,通过对涂山上不同石头祭拜或以特定的祭拜活动形式体现祈福愿望,表现强烈的生殖崇拜和情感依赖。笔者认为,如此独特的民俗现象绝不是偶然出现的,其深层内涵因素是与本地早期石文化中的生殖崇拜特点紧密相连的。

## 2 涂山石文化所蕴含的生殖崇拜寓意

传统的文化信仰,体现了中国人强烈的生殖欲望,在淮河流域,生殖观念尤为突出。淮河流域地势

平坦,幅员辽阔,自古便是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区,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机械化不高的封建社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对人口的需求量较大。在农业生产中,男人是主要劳动力,正是因为这种需求,老百姓希望子孙兴旺,特别是对生育男孩的企盼更是家族的首要追求。所以每逢涂山庙会,祈求添丁进口、求子祈福便成为庙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纵观涂山庙会的许多祈子的民俗祭拜活动,都采用某种象征和隐喻的手法直接或间接与山上众多石头产生意象上的关联性,生殖崇拜是石文化精神内涵最具特色的方面。

石文化的产生是早期先民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原始社会之所以命名为“石器”时代,就鲜明地体现了原始先民与石的密切关系。石头的实用价值决定了它在原始先民心目中的地位,无论是旧石器时期,还是新石器时期,石头都对人类生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关系最紧密的物品。先民们利用岩石洞穴遮风避雨或挡避野兽,石头经加工制作为石斧、石铲、石镞、石刀等打制或磨制工具,并广泛用于生产、生活、狩猎乃至战争之中。石头是原始人生命得以保全、氏族得以生存、种族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古淮夷先民利用在自然环境下的生存方式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凭借原始艺术思维运用艺术造型、思维关联的方式将其神秘超凡的力量呈现在石器上,继而对石器加以尊崇与膜拜。”<sup>[3]</sup> 石头崇拜最初是对自然本质的崇拜,和当时的万物有灵一样,古淮夷人对于在生产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和地位的物体加以精神升华并使之神化,产生了许多图腾崇拜对象。万物缘土而生,土是生命力的象征,人们的衣食都是经过土地的生成才能得到,尤其是在农耕时代,土地就是人们生命所系。“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所以万物发端于“社”,人的生命自然也肇始于“社”。晋代的杨泉在《物理论》表述:“土精为石。”石头作为土的凝结之物具有更强大的能量,因此,选择“石”作为大地之神的标志物和人类自身本源的象征符号,除了日常生产生活中实用功利的表层意义外,还有更为重要、深邃的文化意蕴。因为石是土地之中最具稳固特征的典型物质,所以石头被认为是具有灵性和超自然的图腾,自然被人们奉为神物。石头是坚硬的、永恒的,石头的坚硬和雄伟显现了生命的永恒和永不衰灭,体现了对弱小人类的保护与包容,显示了人类向往的强大与坚韧,这与儿童对母亲的神圣感、依赖感和被保护感不谋而合,石头自然被赋予了生殖和繁育的神话色彩,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奉为具

有灵性的神物并一直流传至今。

启母殿供奉的启母是大禹之妻涂山氏,文献记载,涂山氏名为“女娇”或为“女娲”。众所周知,女娲是中国神话中创造万物生灵的大神,她炼石补天,抁土造人,是人类发祥繁衍的始祖。涂山氏之所以也谓之“女娲”,大概是因为她和生育大神女娲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是母系氏族对承担生育繁殖使命伟大女性的泛称。女娲与石头有深厚的渊源,她炼出了神奇的五彩石,并用它补上了即将塌陷的天空,使老百姓免于灾难。而涂山氏化身为启母石,永远矗立在涂山之巔,验证了涂山原始先民对石头这一天地灵气汇聚成的精华所特有的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石头代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力量,象征一种顽强而旺盛的生殖能力。

### 3 涂山石文化中生殖崇拜现象的独特性

石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特殊而古老的文化现象,根据现存遗址,石崇拜的现象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充分说明对石的尊崇敬畏是人类共有的原始精神情感,成为人们信仰的组成部分。

综合考察世界范围的石文化,包含深刻的生殖崇拜的内在涵义是不容置疑的。最典型的物品是用石头打造的形如男根的柱状石,称为“石祖”。先民们常以条状、柱状的石头象征男性生殖特征。“石祖”现象发现众多,有山东昌乐的石祖林、河南新乡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中的石祖、商丘的刻有甲骨文字的“商丘大理石石主”等。在四川三峡大溪文化遗存中,也有形如女阴的盘状石和形如男根的柱状石。“石祖”表现了具体直接的男性生殖器官形象,作为男性生殖崇拜的重要物证,进一步清晰而明确地显现了石崇拜所蕴涵的生殖崇拜意义。

淮河流域石文化中生殖崇拜现象十分丰富,体现了当地人们的生殖崇拜精神情感。这种生殖崇拜现象密集出现在某一地区并不多见,可以通过当地的自然景观、民间传说、文献典籍以及出土文物等探寻其特点。

#### 3.1 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神化赋予其生殖精神内涵的描绘

淮北地区平原面积广大,荆涂二山,拔地而起,夹淮对峙,蔚为壮观。当地民众对石头的深厚情感可能也是源于平原地区对突兀于地面的标志性物体的震慑惊叹,进而产生精神崇拜。涂山上名石众多,石头遗址从史料记载、神话传说或形状特点上或多或少都被赋予了某种生殖崇拜的象征意义。

启母石(见图1)又名望夫石,位于涂山南坡,相

传为涂山氏女盼禹归来漫化成的人形石,相传就是她产下了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期的第一位帝王启,所以启母石作为一位伟大母亲的化身具有强烈的生殖意味。台桑石位于启母石之西150米处,石面平整光滑,如床似榻,可供人栖卧。《楚辞》王逸注:“禹行治水,道娶涂山氏之女而通之于台桑之地。”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中说:“桑中即桑林所在之地,上宫即祀桑之祠,士女于此合欢。”上古民俗,在某些特定时期,人们会进行一些巫术活动或狂欢,此时男女行为自由,可以随意约会私通。可见“桑林显然是与祭祀生殖以及此类的巫术有关联”<sup>[4]</sup>。系马石(见图2)是一个立柱型巨石,其形状类似男性生殖器官,由于其出现的位置与台桑石非常近,可视为一体。可以推测,这是当时因为生殖崇拜的功用而设计的同一个遗迹的两个组成部分,所以系马石也可以理解为石祖。



图1 启母石



图2 系马石

### 3.2 民间传说和文献典籍成为石生殖崇拜的文化载体

涂山庙会民俗活动中以石文化崇拜体现生殖愿望的现象不是偶然出现的,其中融合了本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历史底蕴,包括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在淮河流域流传着大量的石生人的传说,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大禹和他的儿子启的出生故事。事实上,巨石作为神秘生殖力的象征和实体化,其孕育生命的神话在各地多有出现。云南西盟佤族的神话说:司岗里洞穴,就是“人类所由来的地方”。显然,他们是把人类所来自的那个洞穴看成是孕育了人类及动物的大的母体<sup>[5]</sup>。哈尼族的神话说:天上掉下三块巨石,从里面跳出阿托拉扬。他射穿了天上悬着的大口袋,于是,便朝大地上撒下来谷种、树籽、飞禽走兽……<sup>[6]</sup>壮族、高山族、朝鲜民族也有类似山石破裂而生人并得以繁衍的神话。但在这些地区,石生人大多是流传于老百姓的传说,文献典籍上并不多见,而有关禹、启生于石的文献记载却早已有之。《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禹产于石。”作为大禹的儿子,奴隶制社会第一位君王启相传也是由石头中出生,据《淮南子》记载:……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sup>[7]</sup>。由此可见,石头具有生殖功能的观念,在禹的出生神话中,还显得比较朦胧,直接的证据还不是特别充分,而在禹的儿子、夏王启的出生神话中,石头具有生殖功能的观念则不容置疑了。石头孕育产卵,石卵破裂而产出具有特殊能力的人物,这是十分规范的生殖模式,也是千百年来古淮夷地区石头崇拜观念的一种艺术化的表现。

### 3.3 具有明显生殖涵义的出土文物成为石头生殖文化的实证

淮河流域生殖风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前文已经论述,这是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所决定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本地先民就把生殖崇拜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泥土揉捏塑造再经过烧制,制作出带有强烈生殖崇拜寓意的日用品。在蚌埠市北郊7000年前的双墩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就出土了若干个男根形状的陶器支架,用于支火做饭,造型逼真,惟妙惟肖。陶祖的出土是本地区生殖风俗文化形成的最早见证。另外,在春秋晚期的双墩一号墓中出还土了数量众多的泥制土偶,这些土偶成堆摆放,不经雕琢、古朴自然,与淮河流域传说的女媧抟土造人有关,带有某种生殖崇拜意味。这些文物的出土对淮河流域生殖观念的一脉相承的特征提供了实证。

## 4 涂山石生殖崇拜与淮河流域民俗文化

涂山石文化生殖崇拜现象对促进本地民俗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一个地域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通常是经过了千百年来文化和思想的积淀慢慢形成的。淮河流域民俗文化非常丰富,集中表现在庙会、民间美术、民间文学等方面。石文化所蕴含的生殖崇拜寓意对淮河流域地区人们祈子生育的民俗文化活动具有引导意义。

庙会作为众多民俗现象的综合载体,聚合了戏曲、舞蹈、民俗活动等众多形式。庙会的兴起和延续源于人们对神灵的崇拜,在一定时间里举办的祭祀活动、神话传说构成了庙会的思想基础。涂山庙会围绕神石进行的特殊的求子祭祀的民俗活动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庙会上必备的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花鼓灯。花鼓灯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舞蹈形式,播布于淮河流域四省二十多个县、市,是以舞蹈为主要构成部分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它是汉族人创造的最完整系统的民间歌舞艺术形式,相传就是为纪念大禹和启母所创。淮阳地区太昊陵二月会上,还保留一种“抢‘旗桿’、还‘旗桿’”的民俗活动。所谓“旗桿”,大致形状是用一根粗壮的木棍,顶端削成男性生殖器龟头状,然后将木棍穿过一个上不封顶的扁方形木盒中,象征着两性交合。抢“旗桿”是求子者的行为,而还“旗桿”,则是求子如愿后的还愿行为。

人类的生殖繁衍一直是民间艺术关注的焦点,淮河流域有丰富的剪纸、面塑等民间艺术形式,阜阳的剪纸别具特色,其中不乏“抓髻娃娃”“生命树”“葫芦娃娃”“蛇盘兔”等关于生命主题的剪纸,“刻意使用了许多象征阴阳两性的图像符号来表达阴阳相合孕育万物的观念”<sup>[8]</sup>。阜阳、利辛、颖上等地,每到娶妻嫁女、逢年过节要蒸“老雁馍”,一个老雁身上驮着几个小雁,象征出嫁的女儿对父母的孝心,也象征着人丁兴旺,家族繁衍绵远。

石文化背景下的生殖崇拜现象对本地民间文学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流传着大量的关于石头生人的传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出生于淮安、长期生活于淮河流域,之所以能创作出从集天地之精华的灵石炸裂出生的石猴孙悟空的形象,大概也和他长期生活在淮河流域地区、从小听到的神话故事以及受到的文化熏陶不无关系,这与远古时期淮河流域人们灵石崇拜、石生人信仰是高度一致的<sup>[9]</sup>。(下转第184页)

我哀。

清方东树早在《昭昧詹言》中说：“《苦寒行》不过从军之作，而取境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后来杜公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颂之令人满意。后惟杜公有之。可谓千古诗人第一祖。”<sup>[5]42</sup>曲尽其意。

## 4 结论

明初诗风渐近雍雅，虽然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整饬，扭转了元末衰世之音，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诗人谨小慎微、放弃个性，诗风沉寂保守，由此断送了一个诗人个性张扬的时代。朱元璋从功利角度出发，好醇厚有用之文，轻视文学的艺术性，并把这种观点强加于文人士子，且以政令的形式加以强调，导致文人普遍重视道德说教，忽视对文学艺术性的探究，制约了明初诗歌的发展。曹操学乐府而不为所囿，借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为挽歌，却用来写汉末时事，开了乐府旧题写时事之先声。曹操的诗创造性较大，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

(上接第 176 页)

对石文化精神内涵的认同性还催生了本地的奇石欣赏和玉石雕刻艺术。灵璧奇石市场非常火爆，经久不衰，不仅在本地形成喜石爱石的风气和浓厚的赏石鉴石的文化底蕴，催生具有一定规模的销售市场，还销往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涂山脚下的蚌埠市是全国有名的玉石加工基地，市区建有相当规模的“玉石村”“玉石街”，蚌埠生产的玉器艺术品、仿古玉誉满全国。2012年蚌埠修建了玉文化产业园，包括精品玉器作坊、大型玉石材料交易市场、加工厂、石料仓库、玉器博览中心、物流中心，年销售额已达30多亿元，带动了地方经济，促进了当地民俗文化的发展。

## 5 结论

总之，怀远涂山庙会民俗活动中与石相关的生殖崇拜现象蕴含了深刻的精神寓意，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明显的地域特点，神话传说、文献记载，还有真实存在的石头遗迹都充分见证了涂山地区自古以来渊源流传的生殖崇拜观，与石文化、大禹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原始石文化的生殖崇拜内涵与社会风俗、民间文化

作用，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轨迹。

## 参考文献：

- [1] 全明诗编纂委员会. 全明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1-56.
- [2] 张德信, 毛佩琦. 洪武御制全书[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5.
- [3] 顾农. 略谈魏晋赠答诗[J]. 古典文学知识, 2004(4): 42.
- [4]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 三曹资料汇编[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王郁. 从《明太祖文集》看朱元璋与明初文坛走向[D]. 长沙: 中南大学, 2009: 18.
- [6] 郭绍虞, 主编. 原诗·一瓢诗话·说诗碎语[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89.
- [7]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1.

艺术密切联系，相互渗透滋养，促生了多种地方民俗文化现象，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人们的生活。

## 参考文献：

- [1]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6.
- [2] 司马迁. 史记(韩兆琦评注本)[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2: 795.
- [3] 万惠玲. 略论新石器中晚期涂山石崇拜文化艺术内蕴[J]. 蚌埠学院学报, 2014(3): 43-45.
- [4] 陈正俊. 早期石崇拜演化与荆山、塗山的石文化[C]. 第六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合肥: 合工大出版社, 2011: 336-344.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编. 云南佤族社会经济调查材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80: 112.
- [6]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 编. 哈尼族神话传说集成[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0: 34-37.
- [7] (东汉)班固. 汉书·武帝本纪[M]//颜师古. 注引《淮南子》.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90.
- [8] 胡飞. 略论民间生殖信仰主题剪纸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J]. 文艺争鸣, 2012(2): 134-138.
- [9] 朱家席. 孙悟空形象溯源与淮河文化[J]. 明清小说研究, 2013(3): 95-107.